

休闲时代

云南普洱：

春光烂漫 咖香正浓

本报记者 徐金玉

『90后』咖二代赵梅：

今年是个丰收年！

白天指导咖农采收鲜果，晚上扑在加工一线、忙到深夜，这番连轴转的工作强度，云南省普洱市政协委员、孟连信岗咖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梅已连续坚持了近5个月。如今，伴随着咖啡鲜果采收季的收尾，这种状态总算告一段落。

3月30日，赵梅沐浴在春光里，望着颗粒饱满、红亮诱人的鲜果铺满整个晾晒广场，她不禁疲惫尽消，一丝笑意挂在脸上。

“今年是个丰收年！”赵梅说，三个指标印证了这一点——质量稳定、产量提高、价格喜人，咖啡鲜果的价格已从去年的每公斤3元多，上涨到4.8元/公斤。

赵梅所在的孟连县，是云南咖啡产区里的翘楚，当地生产的孟连豆已多次捧回云南咖啡生豆大赛的冠军奖杯。“现在，村民种植咖啡、管理咖啡的积极性都很高。我们合作社采用‘农户+基地’的模式，已拥有咖啡园2000多亩。”赵梅说。

“90后”的赵梅是咖二代，她的父辈从事咖啡行业已近19年。

“他们当年做咖啡很辛苦。由于没有条件和精力去学习品鉴，咖农往往只知道埋头种植、采摘，对产品没有议价权。忙活了一整年，收益常常不尽人意。”赵梅还记得，当年只管种、不管喝的咖农闹出过不少笑话，有的尝鲜者不了解煮咖啡的用具，直接用大铁锅煮咖啡来喝，一锅黑

水，让人望而却步。

如今，窘境被打破，状况在改善。正如2018年入行的赵梅一样，越来越多的咖农正在从思想上“武装”自己。他们参加各类培训、恶补专业知识、考取专业证书，现在以杯测判断咖啡的风味和口感，并鉴定一款咖啡品质的高低，已成为一个优质咖农的基本功。

“对品质好坏有了判断，不仅对于市场行情和定价有了发言权，对于提升品质也更有底气。”赵梅笑着说。现今，根据市场的需求，庄园已能熟练地掌握对咖啡鲜果常见的3种加工方式：水洗、蜜处理、日晒。

“水洗，顾名思义，将鲜果脱壳脱胶后再清洗；日晒，是指将咖啡鲜果采摘回来后，不脱壳不脱胶，直接晾晒；蜜处理正好介于二者之间，脱壳不脱胶，带胶一起晒。”赵梅说，不同的处理方式，自然带来各具特色的风味，“水洗更强调坚果、巧克力的调性；蜜处理偏焦糖香；日晒后的咖啡生豆则是回甘很甜，具有水果风味的调性。”

由于服务的客户需求各异，每家庄园选择加工处理方式的比例也各有差别。在孟连信岗咖啡专业合作社，水洗和日晒的市场需求量大一点。精品咖啡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，红果率达到95%以上才能作精品咖啡，目前占比在40%左右，销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。

在赵梅看来，稳定好咖啡豆品质，品牌才能慢慢做大做强。“合作社正在通过强化田间管理、提升加工技术来提高咖啡产量和质量。我计划四五月份产品做好后，带着它们去各地参展，希望‘均匀饱满、光泽鲜亮、浓而不苦、香而不烈、油脂丰厚、果酸味浓’的普洱孟连咖啡，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，也希望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，让咖啡树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‘摇钱树’。”赵梅说。



普洱市政协委员刘海峰：

当前国内咖啡市场供需两旺

“从整体状况来看，今年咖啡生豆价格，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。”普洱市政协委员、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代理副总经理刘海峰说，当前国内产区咖啡市场处于交易高峰期，供需两旺、交易较为顺畅。

在他看来，价格上涨源于多重因素影响。“比如，全球第一大咖啡生产国巴西，由于受自然灾害等影响，咖啡种植区大规模减产；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，国际物流价格成本升高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普洱咖啡生豆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，平均价格能达到30元/公斤，精品咖啡代表孟连豆，平均单价能高达280元/公斤。”刘海峰说。

而这样的价格，早在七八年前难以想象。“那时的云南咖啡，由于质量稳定性不佳，一直为市场诟病。7年前，我去上海考察咖啡行业时，当地的咖啡馆对云南咖啡的接受度普遍较低，甚至颇有些抗拒。”刘海峰说，主要还是品质不过关，有一组数据更能精准地体现当时的质量水平：2015年，普洱咖啡生豆大赛上，普洱咖啡的平均分只有78分，没有达到精品咖啡的80分标准。

为了对症下药，交易中心请来了外援——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原主席泰德先生，担任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高级顾问。在他的帮助下，云南咖啡行业聚焦自身现状痛点，结合行业先进经验，形成了既符合自身发展现状，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一整套标准化体系，并对咖农、咖企进行全方位指导。“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，我们还到访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等地，推介云南咖啡，和国外加强交流。”

在这个过程中，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承担了重要角色。“中心于2014年成立，建立了以精品咖啡竞价拍卖、大宗商业咖啡订单交易、咖啡合同仓单交易为重点的创新经营方式，集质量检测服务、仓储服务、宣传服务等为一体。为了增强咖农咖企对于精品咖啡的认识，我们对生豆大赛中的精品豆展开了首次拍卖，高昂的价格令咖农、咖企提高

了认识，将目光逐步放在了精品咖啡的加工生产上。同时，也倒逼他们从思想、观念做出改变，认识市场需求的产品是什么样的，努力学习国际咖啡品鉴。”

如今的成果显而易见，短短7年时间，普洱咖啡生豆平均分已达到82分。“这4分的提升非常不易，从种植端到加工端，是一个体系性的提升和进步。”刘海峰说，他自己也与整个云南咖啡行业的发展共同成长。“我从不知道普洱有咖啡，到进入交易中心工作，从基层员工一直做到高层管理者，自身的成长也是整个云南咖啡行业从业者的缩影，见证着云南咖啡产业在逐步做大做强。现在再去上海的咖啡馆考察能够发现，云南咖啡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单品。”

在刘海峰看来，咖啡产业将成为未来云南高原特色产业链里的一匹黑马。“普洱在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，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，这里的海拔、气候、土壤等其他省份不可复制。普洱咖啡的产量和规模也占据了云南咖啡产业的半壁江山。”刘海峰说，普洱咖啡未来将不仅仅是农副产物，也要精深加工，提升附加值，将二三产同步发展起来。

深耕咖啡交易多年，刘海峰建议将普洱咖啡产业的优质资源整合、运用和转化，与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一起，带领众多咖农咖企实现产业的快速提升和发展，积极组建和成立普洱咖啡产业集团。普洱咖啡产业集团的组建将赋予产业从一产中的鲜果种植管养、采摘指导、污水处理等问题保障，从而提高普洱咖啡产品质量，并依托精品咖啡加工园区的功能，开展咖啡生豆的采购和收储工作，并为咖啡企业提供标准的仓储、加工服务。

“我是政协委员、青联委员，也是咖啡从业者，未来我会肩负起讲好普洱咖啡故事的责任，做好宣传委员、联络员，把普洱咖啡故事讲好，把普洱咖啡的前景宣传出去。”刘海峰说。

闲闻趣事

来，去慢闪公园 “演”戏剧

本报实习生 李婷

“乔治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艾米丽以后就交给你照顾了！”“我会尽我所能。艾米丽我爱你……”伴随着婚礼进行曲，新郎新娘甜蜜相拥，观众们手捧鲜花，沉浸在山谷特别版戏剧《我们的小镇》的喜庆氛围中。

这样浪漫的场景，正发生在3月27日的北京潭柘寺镇的檀谷慢闪公园里。

“这是檀谷戏剧计划的一次公开表演，旨在为周边居民提供新的生活体验。”檀谷戏剧计划负责人表示。

更令人惊奇的是，现场的演员都是普通市民。导演洪天贻说：“潭柘寺镇是一个人文气息和自然风光兼具的地方，我们希望这里的居民能够演绎自己的生活，这也是此次演出选择美国剧作家怀尔德经典剧目《我们的小镇》的一大原因。”自2月份发布演员招募令后，他们收到了来自北京各行业爱戏剧、爱山居生活的市民们的自荐。

为提升体验感，进行沉浸式演出，“演员”们认领剧本角色后，可以提取出与之有关的元素，结合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进行创意写作。

“微博先生把帽子戴到我头上时，我感觉温暖极了，那是爸爸的温度。我戴着有点大的帽子，小手牵着他的大手……”最后一幕的独白中，艾米丽饰演者张玲这样说。

“最后的独白是我的自述，希望借角色表达对已故父亲的思念。”张玲说，作为一个戏剧的爱好者，她体验到了难得的演出享受。

剧中饰演乔布斯太太的居民张鸽分享道：“演戏剧不仅对我是全新体验，从剧本围读到演出，我的孩子也一同参与其中，这种形式丰富了我们一家人的休闲生活。”

戴嘉成介绍，戏剧计划只是慢闪公园的亮点之一。所谓“慢闪”，是借由“快闪”而来，他们希冀将慢闪公园打造为“家门口的度假地”，让人们在快节奏的工作之余，体验慢生活的美好。

顺着旋转楼梯登上白色观景台时，能够真切感受到“城市出口，自然入口”八个字的含义。望远，漫山遍野尽是白色、淡粉色的山桃花，九峰山脊延伸不绝；近处，春游的学生们在透明的泡泡屋里游戏，树屋滑梯旁孩子们的笑声传入耳畔……

公园里不仅提供手冲咖啡、甜品等下午茶，还有专门的儿童手工坊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适宜的休闲方式。

放飞一只“蓝蝴蝶”

郝黎

上周去户外散步，偶然发现北京大红门地铁站附近有人在放风筝，心中不免一阵惊喜。城市里高楼林立，难得有适合放风筝的地方，于是赶紧下单，购买了一只心仪的“蓝蝴蝶”，准备重温儿时的乐趣。

风筝到了，周末也到了。还未到空地，便看到一幅静谧的人文图景：河边一位老人在闲适地放着风筝，河岸旁铺设的塑胶跑道上，三三两两的人们或在散步或在钓鱼。笔者忍不住感慨，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整治提升过程中，大红门迁出了很多服装批发市场，如今环境整治一新，真是蓝天碧水净土，好一处休闲所在。

放风筝这天可谓天公作美。此处居民楼朝东西向，而当日刮的是南北方向的风，且风力十足，风筝很快起飞，根本不用助跑。我左手把住线轮，根据风势及风筝情况收放线，颇有“手挥五弦，目送归鸿”的架势。越飞越高的风筝，牵动着我的视线，瞬间感觉释放了烦恼，放飞了憧憬，真切地体会到了“儿童放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喜悦。

“蓝蝴蝶”在湛蓝的高空徜徉，虽样式简单，但在我眼中，和那些造型“高大上”的风筝相比毫不逊色。果然，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。彼时，微风轻抚，鸟儿啾啾，身心惬意，春意扑面而来。

风筝具有悠久的历史。据说最早的风筝称木鸢，发明者为墨子，他“费时三年，以木制木鸢，飞升天空”。早期风筝常被用作军事工具，据传南北朝时期，梁武帝被叛兵围困在建业(今南京)的台城，武帝之子简文用风筝向外传达告急文书，“孙悟空”等花灯通上电便会做动作、说话；有的微型灯虽然只有几寸高，却会说、唱、叫、舞、跳……

现在展览馆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2万多人次，学生团队占了一大半，覆盖了幼儿园、小学到大学等各个教育阶段。从开封市、河南省内其他城市到全国，乃至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美国、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观赏者慕名而来，一睹汴京彩灯的风采。

“祖辈做花灯，是为了谋生；现在做展览馆，是想向更多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。我希望在非遗与民众之间建起一座桥梁，让中国文化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。”张俊丽说。

加入联盟组织后，张俊丽认真学习联盟史，盟盟先贤立盟为公、甘于奉献的精神，令她更加明确了自身传承好、弘扬好非遗技艺的使命。

为此，她针对不同人群策划传承方案，“进校园活动”便是重点之一。她将校园传承方案分为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三种，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准备与他们动手能力相符的制灯材料和工具，启发学生制作完成他们人生中的第一盏灯笼。看着孩子们从体验中获得自信心和成就感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，张俊丽倍感欣慰。这些年来，她每年都会举办汴京灯笼技艺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机构等活动50多场次。

除了国内传播，“汴京灯笼张”也逐步走向国际舞台，已先后跟随张俊丽的脚步，走进了英国、南非、伊朗等国家，成为文化交流活动中的一大亮点。细数这些经历，张俊丽感觉既充实又忙碌，“现在感觉时间不够用，哪怕每天不吃饭不休息，事情都干不完。”如今，她已接过父亲手中的传承接力棒，坚定地走在传承非遗的路上。

随着气温回升，近日起，北海公园大池水再次“荡起双桨”，公园游船正式开航。北海公园共有11个码头，运行船只包括手划船、脚踏船、荷花电瓶车等8大系列400多条船只，满足游客不同需求。

本报记者 齐波 摄

非遗故事

民盟盟员张俊丽的“汴京灯笼”情节

李军涛 许娜 本报记者 王有强

民盟河南省开封市委会盟员张俊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汴京灯笼张”第七代传承人，也是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。她从小在挂满灯笼的环境里长大，七八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张金汉学习彩灯制作技艺，十几岁时，已经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。在假期和放学后，当同龄的小伙伴们在尽情玩耍时，她在精心制作着一盏又一盏汴京灯笼。从豆蔻梢头到花信年华，灯笼陪伴着她美好的青春时光。

“汴京灯笼张”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创始人张泰全（1740—1806）是清代制作彩灯的名家，历代传承人具有独特技艺传世。2008年6月，“汴京灯笼张”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作为“汴京灯笼张”第六代传人，张金汉曾深情地对女儿说：“从这项技艺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一刻起，它就不仅仅是张家的了，而是国家的、大家的，我们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。”父亲的这句话让张俊丽终生难忘，她更是暗下决心：“做出最精美的灯笼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汴京灯笼技艺和文化，要将家族技艺发扬光大，要让汴京灯笼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！”

在过去，传统灯笼多是在元宵节前后出现，而如今，灯会灯展活动以商业化形式呈现居多。如何让非遗技艺以常态化和公益性的方式展示，成为张俊丽一直追寻和思考的问题。

“把祖宅腾出来建成一个免费开放的



彩灯展览馆”，在某天晚上脑海里突然迸发出这个念头后，她再也无法入眠。2011年6月，梦想照进现实，张俊丽和她的哥哥自费将百年老宅改建成展览馆，免费对公众开放。展览馆面积达400多平方米，陈列着无骨花灯、鲤鱼跳龙门灯、千手千眼佛灯等数十个品种400多盏彩灯，二楼的展厅里还有家传老工具和清代等不同时期的灯画印版数种。

在展览馆里，悬挂着一盏特别的木版画灯，这盏灯是木版水印技术和彩灯技术完美融合的体现。它的设计吸收了开封木版画的特点，画面多呈现“小放牛、大钉缸、小上坟、打面缸”等民间小戏，线条稚拙，色彩喜庆。展览馆里还有很多造型独特的灯：向“锦鸡报春灯”的鸡嘴投入硬币，锦鸡会随之扭头、张嘴、展翅、振翅、摆尾，下一枚由爆米花团做成的



北海公园游船开航